

《哲学的贫困》与第一国际

——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批判的理论有效性研究

宋梦瑶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6日

摘要

《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常被视作纯粹理论争论, 本文则论证该著作实为第一国际(1864~1871)内部方向之争的重要理论资源。通过文本互勘与概念对勘, 揭示马克思在1847年确立的生产关系批判方法论, 不仅构成理论论战, 更为第一国际内部识别改良主义倾向提供了穿透性的分析框架。核心论点在于: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确立的“生产关系批判”方法, 使得他能够超越具体政策表象, 直抵改良主义思潮的结构性缺陷。这种思想能力表明, 经典文本的生命力不在于直接引用, 而在于其方法论内核在历史情境中的再激活。本文旨在澄清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真实内涵, 并非理论对现实的简单应用, 而是历史辩证法在具体语境中的重新展开。

关键词

《哲学的贫困》, 第一国际, 生产关系批判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 Study on the Theoretical Validity of Marx's Critique of Proudhonism

Mengyao Song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25, 2026; accepted: May 17, 2026; published: May 26, 2026

Abstract

The critique of Proudhonism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is often regarded as a purely theoretical

文章引用: 宋梦瑶. 《哲学的贫困》与第一国际[J]. 哲学进展, 2026, 15(5): 388-393.

DOI: 10.12677/acpp.2026.155248

debat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work is actually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source for the internal directional divergence with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64~1871). Through textual and conceptual comparison, it reveals that the methodology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critique established by Marx in 1847 not only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polemic but also provides a penetrat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reformist tendencies with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he core argument is that Marx's method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critique"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enables him to transcend the appearance of specific policies and reach the structural defects of reformist trends. This intellectual capacity shows that the vitality of classic texts lies not in direct quotation but in the reactivation of their methodological core in historical situa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real connotation of the Marxist concept of "practice", which is not a simple application of theory to reality, but a re-deployment of historical dialectics in specific contexts.

Keywords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ritiqu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蒲鲁东是十九世纪欧洲具有广泛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的理论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各种社会弊病的背景下，寻找一条不触动私有制根基的社会矛盾解决路径。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思想经历了从接受到批判、最终在批判中实现超越的过程。1847年，马克思在巴黎完成的《哲学的贫困》，其锋芒不仅指向蒲鲁东个人，更是在理论上对一种将长期困扰国际社会活动的改良主义倾向进行了预判。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何一部写于第一国际成立十七年前的理论著作，能够在1864至1871年的实际组织斗争中显现出如此精准的针对性？本文聚焦于《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考察其中确立的生产关系批判方法论如何构成识别改良主义方向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揭示了蒲鲁东主义将经济范畴永恒化、理性化的唯心主义错误，从而在哲学根基上批判了改良主义的理论前提。这一批判逻辑为后来第一国际内部的方向辨析提供了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在此确立的核心原则是，把哲学搁在一边，让社会历史自己来说话。这意味着批判不是从抽象范畴出发，而是深入现实生产关系内部，考察分工、竞争等经济范畴如何作为特定生产力阶段的产物而获得历史性内涵。蒲鲁东的错误在于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做乌托邦式歪曲，试图在保留私有制的前提下用“构成价值”实现平等交换，这本质上是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非历史化。本文采取文本细读与概念对勘的方法，将《哲学的贫困》的批判性命题与第一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争论要点进行互文性解读，旨在彰显经典原著的方法论生命力。

2. 蒲鲁东主义的理论内核与马克思的批判

(一) 蒲鲁东经济改良主义的哲学基础

蒲鲁东的理论存在三重根本缺陷：其一，以“上帝的假设”为哲学起点，将历史视为观念演变的神秘过程而非现实生产实践；其二，机械套用黑格尔“正题 - 反题 - 合题”公式，将经济范畴简化为好坏二元对立，削弱了矛盾斗争的辩证内涵；其三，固守小资产阶级立场，幻想通过渐进式改良保留个人占有制，既恐惧彻底的社会变革，又反对大资本垄断，最终陷入调和主义。这种理论上的贫困使其无法真

正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性本质。

蒲鲁东在 1846 年《贫困的哲学》中试图为私有制构建一个保留方案[1]。他相信，通过建立人民银行进行无息信贷、组织生产者合作社实现互助交换，就能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前提下平滑过渡到一种更公平的社会形态。这一设想本质上是对圣西门、傅立叶某些制度设计的借鉴，却抽空了其历史敏感性。与圣西门关注工业体系的历史进化、傅立叶批判资本主义不同，蒲鲁东将社会经济矛盾简化为信用与交换的问题，而非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矛盾。他明确反对通过激烈手段进行社会变革，认为暴力并非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这反映了他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为给改良方案披上理论外衣，蒲鲁东转向黑格尔，借用其范畴推演的逻辑形式，却未能吸收其辩证法中的历史性维度。在《贫困的哲学》中，他构建了一个正反合的序列：正题是平等的自由交换，反题是现实中的不平等与剥削，合题则是他设计的人民银行与互助论。这一结构看似辩证，实则是非历史的。空想社会改造方案与黑格尔主义的嫁接，在蒲鲁东身上结出了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果实：一方面代言小生产者既想保留小私有制、又渴望摆脱资本压迫的双重幻想；另一方面以黑格尔式思辨赋予这种幻想以普遍规律的虚假形式。

(二) 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的方法论预警

184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写下了对蒲鲁东主义政治后果的精准预判：“蒲鲁东先生希望保存雇佣劳动，同时消除与之相联系的悲惨处境，并且希望通过否定资本来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但这样一来，他就只不过是重新生产出他想要消除的那些关系。”[2]这封信构成了《哲学的贫困》的批判前史，其核心在于揭示了蒲鲁东主义方法论上的二重性必然导致实践上的调和论。当蒲鲁东将公平交换视为超越阶级斗争的绝对范畴时，马克思已经指出，这种将经济范畴独立化、永恒化的做法，正是特定类型社会改造方案的典型特征，固守现代社会的基础，只想消除其弊病。这封信的重要性在于，马克思并非在第一国际成立后才意识到蒲鲁东主义的组织危害，而是在理论交锋的初始点就判定了其改良主义本质：只要保留雇佣劳动的前提，任何形式的人民银行或合作互助都只能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展开

《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沿四个相互关联的命题展开，每一层都直指改良主义在国际社会活动中可能呈现的实践形态。

第一，经济范畴的唯物主义还原。马克思明确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3]蒲鲁东将分工、竞争、垄断等范畴视为脱离现实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而独立存在的抽象观念，仿佛这些概念自己会思考、自己会运动，而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的社会生产活动，换言之“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马克思则彻底颠倒这一逻辑：不是分工产生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予分工以特定历史形式。任何试图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通过改良分工来实现解放的方案，都陷入了范畴拜物教。只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才能理解经济范畴的“历史生成性”而非“先验永恒性”。前者强调经济范畴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生产力发展而变化；后者则把范畴当作先于历史、永远不变的抽象真理。

第二，历史发展的非线性揭示。针对蒲鲁东将经济范畴排列成自我演进的序列：分工、机器、竞争、垄断，马克思写道：“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 p. 143)这句话的批判力量在于，它斩断了蒲鲁东主义的逻辑链条：范畴不是自我运动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在特定生产关系下才获得具体内涵。蒲鲁东将竞争视为平等的象征，马克思则揭示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表现，而非超越阶级的正义原则。

第三，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论证。蒲鲁东主张“保留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试图通过“构成价

值”实现劳资双赢。马克思对此的驳斥十分尖锐：“蒲鲁东先生没有看到，正是对抗产生了矛盾，而矛盾则推动了社会进步。”([3], p. 154)在蒲鲁东看来，阶级对立可以通过公平交换调和；马克思则揭示，对抗源于生产关系本身，只要雇佣劳动制度存在，剥削就具有结构性必然。

第四，改良方案的矛盾机制。马克思最具穿透力的批判在于揭示，蒲鲁东的人民银行方案实际上强化了资本逻辑：“蒲鲁东先生自以为是在消灭资本和利息，他不过是重新表达了资本和利息的本质。”([3], p. 181)无息信贷看似否定资本，实则预设了私有财产、交换价值等前提，因而只是以一种形式实现另一种形式的剥削。只要雇佣劳动制度存在，任何“公平交换”的幻想都无法消解资本主义再生产逻辑的内在对抗。

(四) 马克思批判的政治结论

因此，蒲鲁东主义的方法论错误必然导致改良主义实践。将经济范畴永恒化，就否认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在私有制框架内设计解决方案，就必然依赖既有国家机器的逻辑。马克思在文本中写道：“蒲鲁东先生希望成为一种社会科学，但他只是回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3], p. 184)这一批判的深刻性在于，它不是在道德上谴责改良，而是在理论上证明：改良主义的“解决方案”内嵌于资本主义再生产逻辑之中。

这一政治结论具有多层面的意义。首先，它划清了科学解放理论与改良主义的界限：前者以改变生产关系为目标，后者只在分配层面做文章。其次，它揭示了改良主义的自反性困境：越是精心设计“公平”的交换机制，就越强化商品交换和私有财产的前提，从而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再次，它为社会活动提供了判断标准：任何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只试图在流通领域进行修补的方案，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变体。最后，它预演了后来第一国际内部方向之争的核心问题：社会活动应当以改变生产关系为目标，而不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追求更公平的安排。这些结论虽然在 1847 年只是文本中的命题，却在随后的二十年中不断被历史实践所验证。

3. 第一国际内部的方向分歧与理论交锋

第一国际从 1864 年成立到 1871 年的发展过程中，内部围绕社会活动的策略和目标产生了不同的方向分歧。其中，受蒲鲁东主义影响的派别强调经济改良、合作互助以及保留小私有制，而马克思及总委员会则坚持以生产关系变革为核心的社会活动方向。这些分歧在历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充分讨论。

在法国社会活动中，部分领导人倾向于通过发展工人合作社和交换银行来绕过资本主义市场，认为这可以实现劳动产品的公平交换。这种主张与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提出的“构成价值”理论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马克思在 1865 年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下文简称《指示》)中指出，“合作运动本身并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要实现社会改造，必须首先改变生产关系本身，否则合作制度只能局限于经济改良的范围内。”[4]这一观点与《哲学的贫困》中对改良主义方案内在矛盾的批判一脉相承。

在土地问题上，当时存在不同的主张。有的观点认为土地不应国有化，而应分散地分配给个人使用，担心集中所有权可能形成新的专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批判过类似的小资产阶级土地观，指出这种观点试图在保留私有制的前提下解决土地问题，却无法真正消除大地产的剥削基础。1868 年布鲁塞尔大会最终通过的决议强调，土地应成为社会财产，由国家代表整个社会管理，这标志着马克思的立场得到了组织上的确认[5]。

这里可以进行一次概念对勘。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将土地视为可交换的财富，主张通过公平交换实现小生产者的直接占有，其错误在于将土地所有权这一经济范畴从具体历史生产关系中抽离出来，视为永恒的天然权利。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这种非历史观点时指出：“范畴不能靠道德热情

来消灭，只能靠改变其赖以存在的生产关系。”

当第一国际内部出现主张分散分配土地、反对集中管理的主张时，其理论逻辑与蒲鲁东如出一辙：同样是将“私有财产”范畴永恒化，同样试图在不触动生产关系的前提下解决土地问题。通过这种概念对勘可以看出，《哲学的贫困》所批判的范畴拜物教，与第一国际中某些改良主张形成了结构性的对应。

此外，关于工会的作用，当时也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观点认为工会应仅关注工资和劳动条件等经济事务，马克思则指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表现，而劳动力成为商品本身就是历史产物。工会如果局限于经济改良，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再生产逻辑的束缚。

日内瓦大会对蒲鲁东主义倾向的讨论和最终决议，实际上是1847年《哲学的贫困》哲学批判在1866年社会活动实践中的理论回响。恩格斯后来评价说：“我们早已在《哲学的贫困》中清算了蒲鲁东，所以日内瓦大会才能如此顺利地识别其危害。”^[6]这一案例表明，经典原著不仅是历史文献，更是具有诊断功能的思想武器，文本中确立的批判逻辑能够在近二十年后依然有效地分析新的实践问题。

与蒲鲁东主义的改良路径相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及相关文献中提出的实践方向可以概括为两个要点：其一，以改变生产关系为目标，而非在分配层面做量的调整；其二，工会必须超越单纯的经济诉求，将斗争引向对雇佣劳动制度本身的否定。

4. 结论

在重审《哲学的贫困》与第一国际关系的过程中，本研究逐渐意识到这部写于1847年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在1864至1871年的社会活动实践中持续显现诊断效力，恰恰源于马克思确立的并非针对蒲鲁东个人的一时一地之论，而是一种穿透经济现象直达生产关系本质的批判范式。这种范式拒绝将任何经济范畴，无论其被赋予何种解放性修辞，或是视为超历史的永恒存在。因此，当第一国际内部出现将“合作制”包装为超越阶级斗争的普世方案、或是在策略选择上对既有财产关系产生犹疑时，这些现象实际上都在重演《哲学的贫困》将经济范畴独立化、理性化的核心错误。而《哲学的贫困》所植入的理论分析方法，使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得以穿透这些改良主义话语的道德外衣，把握其维护既有生产关系的实质。

综观全文，《哲学的贫困》的理论有效性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逻辑预判有效性。马克思在1847年揭示的“改良方案内嵌于资本主义再生产逻辑”这一命题，准确预判了后来第一国际内部各类改良主张(合作社、交换银行、土地分散化等)所共有的矛盾结构；第二，组织识别有效性。文本中确立的“从生产关系出发”的批判范式，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提供了识别和抵制改良主义方向的思想标尺；第三，跨时代诊断有效性。该范式超越了具体历史事件，使得面对任何将经济范畴永恒化的论述，都能直指其维护既有生产关系的实质。

值得关注的是文本批判与实践检验之间形成的非线性呼应关系：马克思的论断并非作为预言等待应验，而是作为方法论武器被激活于具体历史情境。其生命力的根本不在于准确预测了哪些事件，而在于为社会活动的自我识别提供了持久的思想标尺。由此观之，第一国际内部的历次争论构成了《哲学的贫困》批判逻辑的实践展开史。

本研究的启示在于，重读经典原著的意义并非在故纸堆中搜寻可供比附的案例，而是将那种从生产关系出发、坚持历史暂时性、强调矛盾不可调和的思维习惯重新植入当代分析之中。面对当代各种形式的改良论述，我们仍能自主识别其与蒲鲁东主义在理论基因上的相似性，从而延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真实内涵。理论的价值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通过揭示规律的必然性，让实践者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能获得选择方向的清醒自觉。这正是《哲学的贫困》穿越百年仍能切中当下问题的根本缘由，也是经典文本超越时代局限、保持方法论生命力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 [1] 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 第 1 卷[M]. 余甫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5]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记录(1868)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